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十五回 轟玉言樹底哭親 王長山旅中慰友

話說轟玉吉看到阿氏慟哭，心裡好生害怕。想欲自首，自己又出首不得。一來是阿氏母家的人，我們是自幼姊妹，二來聽旁人說，她為著婚姻一事，發了幾回瘋。迎娶之日，欲在轎上尋死。回門之日，要在家中自荆這樣看起來，我若不避嫌疑，慨然自首。倘若官場黑暗，她再一時糊塗，受刑不過，認成別樣情節，這便如何是好。想到此處，站在人群中，不寒而慄，當時站立不住，急忙走出。心中暗暗祝告道：「神天有鑒，不是玉吉不義，作事不光明。我若出頭投案，死何惜足。但恐牽連姐姐，落個不貞不淑之名，陷入同謀殺夫之罪。但願神天默佑，由始而終，那麼叫姐姐抵了償，好歹保存住了名譽，我便即時死了，也是樂的。」祝告已畢，站在文家門內，淚在眼眶內，含了許多，此時方才滴下。遲了一會，心裡悠悠蕩蕩，不知去往何方才是正路。正疑念間，忽想起昨日高僧點悟的幾句話，不覺於人世紅塵，頓為灰冷。轉身便出了衙門，迷迷離離，走出安定站外。

抬頭一看，見有一片鬆林，正是自家墳墓。玉吉本來至孝，今又有無限傷心的事。回想父母在日，如何疼愛。不免走人鬆林，撫著父母墳墓。慟哭起來。正哭得死去活來，沒個勸解，後面有人拍打，連說大少爺不要傷心，這是從哪裡來呀？玉吉止淚一看，是自家看墳的，奴隨主姓，名叫轟生，一手掖著玉吉，死活往家裡勸解。玉吉也不謙遜，收住眼淚，到了看墳的家中，只說偶爾出城，心裡很不痛快，要上墳地裡，住十幾日。轟生聽了此話，極為歡喜，隨著就沽酒作菜，慫慫款待，口口聲聲，只怕玉吉委曲。說老爺太太在日，少爺怎樣享福。到了奴才家中，就是自己家，有什麼不合式的，視奴才力之所及，盡管說話。將來少爺作了官，奴才一家子還要享福呢。玉吉點了點頭，看著轟生意思，出於志誠，隨即在他家內住了數日，把自己心裡家事，一字不提。料著轟生為人，極其誠樸，梁媽、蕙兒一時也不能來找，樂得多住幾日，避避災禍呢。主意已定，就在此處暫避，並不遠出。有時叫轟生出去，找幾本破書來，閒著破悶。有時也繞著墳塋，看看莊稼。直至中秋將近，並不見有個來打聽蹤跡。

這日轟生進城，聽來一件新聞，說鑼鼓巷小菊兒衙門，有個謀害親夫的，此人才十九歲，娘家姓阿，外間傳說，不是她自己害的，因為她婆婆不正，勸著兒媳婦，隨著下混水，媳婦不肯答應，婆婆是羞惱成怒，使出野漢子來，暗把兒子殺死，打算一箭雙雕，誣賴兒媳婦謀害親夫，就把旁人耳目，全都掩住了。不想神差鬼使，露了馬腳，兇手把行兇的菜刀，放在她婆婆屋裡了，你說是合該不合該？玉吉聽了此話，暮的一驚，當在眾人面前，不好酸心落淚，只隨聲贊歎，說現在人心鬼域，不可懸揣。將來定案，必有個水落石出。一面說，心裡啾啾咕咕，甚不安靜。本想等阿氏完案，或生或死，自己放心之後，好尋個方外地方，按著高僧指引，削髮為僧。誰知過了三月，得了這宗消息，由不得傷感起來。背著轟生，自在暗地裡流了回淚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決計要進城探詢。先到自己家裡，探望一番。剛一進門，遇見梁媽出來，驚問道：「大爺你哪裡去了？」

叫我們這樣急。」玉吉歎了口氣，未及答言，自己光滴下淚來。蕙兒亦流淚迎出。述說哥哥走後，急得我要去尋死，逢親按友，已經都找尋遍了。恐怕你瘋瘋癲癲，不顧東南西北，沒有下落了。說著，淚隨聲下，淒淒慘慘的哭個不祝玉吉亦大哭一場，連說哥哥糊塗，不該拋了妹妹，一去三月，如今回來，真是無顏相對。說著，又要流淚。蕙兒亦歎息道：「你說這些話惹我酸心，你心裡的事，若不實告我說，便是對不過我。」

隨說著，叫過梁媽，取出兩個名片來，遞與玉吉道：「這兩個人，你認得不認得？」玉吉聽了一愕，接過名片一看，一個姓何的，號叫礪寰，一個姓項的，號叫慧甫。玉吉想了半日，很為詫異，當時想不起是誰來，隨放下道：「這兩個人是誰？我不認得。」

蕙兒道：「你走之後，隔了一個多月，姓項的那人，便來找你。你同他什麼交情，我哪裡知道？」玉吉想了想，仍不知項某是誰，因問蕙兒道：「此人什麼模樣？哪類打扮？找我為什麼事？你沒問問嗎？」蕙兒道：「兩人找你，都為一樁事。」

姓項的那人，年約三十以外，虎背熊腰，面上有麻子，說話聲音很亮，聽著很爽快。我說你中了瘋魔，出外已久，他問你往哪裡去了？說吏部衙門，有極要緊極要緊的事，前來找你。」

玉吉聽到此處，連聲吸氣，怪問道：「這事怪得很，這人我並不認得，吏部裡我也沒事，這真是突乎其來。」說著，又問姓何的什麼模樣？蕙兒說了一遍。玉吉悶了半天，仍不認得。蕙兒道：「來的人說是三蝶兒姐姐從法部帶來的信，叫他面見你來，又說你若不去，叫我去一趟。我想空去一趟，也是枉然。」

後又跟人打聽，都說南衙門北所，規矩很嚴。姐姐在監裡收著，誰也不能見面，你若在家呢，還可以去瞧瞧。那時你又不在家，我去作什麼去呢？當時我跟梁媽商量半天，她說這個何某，必是你的至友。咱們親友裡，沒這麼個姓何的。後來又過了幾天，有一個姓鈕的，還有個姓黃的，前來找你。他說在左翼當差，推門就進來啦。我說你沒在家。他們不肯信。進屋坐了半天，直眉瞪眼，問你現在何處？」蕙兒說到此處，驚懼萬分，望了望院內無人，悄聲道：「他說小菊兒衙門春英，是你同姐姐害的。他在翼裡聞知，特來送信，叫你千萬躲避。又拿話來試我，怕我知道下落，不肯實說。臨行那姓黃的說，你要這幾日回來，叫你別出去，死在家裡等他。我問你這些事，都是怎麼鬧的？」

父親死後，本想跟哥哥享福，你怎麼這樣胡鬧，難道把爹媽的遺言，也都忘了不成？」說著，掩面大哭。嚇得玉吉渾身亂顫，半晌答不出來。梁媽道：「姑娘不用哭，大爺三姑娘，斷不是殺人的人。必是文光家裡，花錢走動的。你沒見洋報上說，三姑娘太冤枉嗎？」剛說著，玉吉往前一撲，梁媽一手揪住，幸未栽倒。只聽哇的一聲，吐了一口血沫。嚇得梁媽驚慌失色道：「姑娘別哭了，大爺又犯起陳病了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蕙兒擦著眼淚，過來相扶，一面仍慘慘切切的問道：「你把實話告訴我，你惹下禍，打算遠走高飛，也要告明瞭所去的地方，然後再走。你別的不顧，難道同胞骨肉，你連一句實話都不肯說嗎？」梁媽聽了此話，嚥嚥一聲，連向蕙兒搖手。又扶起玉吉頭來，細看臉上顏色，已如銀紙般。嘴皮嘴唇，顫成一處。

蕙兒看此光景，嚇得沒有主意，隨手把玉吉放倒，自己坐在一旁，直直愕著。梁媽亦手忙腳亂，有意抱怨蕙兒，卻又不肯。忙著熱了一壺開水，沖了一碗白糖，倘向玉吉道：「起來喝一點兒水，定定神就好了。大爺這個病根兒，實在要命。」說著，眼辣鼻酸，一手端著碗，一手抹著眼。

玉吉昏沉半日，睜開眼睛一看，蕙兒、梁媽兩人，俱在一旁抹淚。當時心頭如刀割一般，只得爬起來，呷了口水。蕙兒百般勸解，梁媽亦沒得話說。只問三月之久，大爺往哪裡去了？

怎麼大舅太太道謝來，說你幌了一幌，就家來了呢？莫非道兒上，遇什麼邪魔外祟，糾纏住了？不然，怎麼一日一夜，天亮你才回來呢？玉吉歎了一口氣，因恐蕙兒著急，不敢實說，只好胡謔亂扯，說了一片假話，心裡打定主意，但能把蕙兒勸住，然後把一切事情，告明梁媽。明日我到官投案，也就完了。

當下以閒言散語，遮飾一遍。到底蕙兒心裡，知識無多，又兼玉吉為人，極其誠篤，素常素往，並沒有半句謊語，所以蕙兒聽了，深信不疑。不過骨肉情重，倒用些開心話語來勸玉吉，惟恐與三蝶兒相厚，今遭此不白之冤，哥哥一動怒，難免出事。

梁媽亦婉言勸解，說年頭不濟，衙門裡使錢。雖說不干我事，究竟也得躲避。倘若牽連在內，事情一出來，很是難辦，再者文光家裡，有的是銀錢，好歹托弄弄，就許把大爺饒上。圖什麼擔名不擔利，鬧這宗麻煩呢。咱們以忍事為妙。大爺的運氣低，千萬以小心為是。說完便向蕙兒籌劃明日玉吉往哪裡躲藏的好？玉吉躊躇半晌，想著有人來訪，必非好意。定然是阿氏過部後，因為受刑不過，供出實話來了。雖說是阿氏情屈，然自己思前想後，又經高僧點悟，早把一段癡情拋在九霄雲外去了。此時只惱恨阿氏，不該把實話吐出，若把我拘去抵償，原不要緊，士為知己者死，死亦無恨，只可憐你的名節，從此喪盡，教我如何能忍。這是玉吉心裡，憐惜阿氏名譽，不肯自投的苦衷。哪知此時阿氏，收在北所女監，情極可憫。每逢提審的日子，不是受非刑，就是跪鐵

鎖。堂上訊詰，只合她索問姦情，倒底他姓甚名誰，哪裡住家？用盡了諸般權變，誘取供詞，怎奈她情深義重，受盡無數非刑，跪百數餘堂鎖，始終連一字一聲，均不吐露。問到極處謀害親夫的罪名，情甘一死，有時因受刑太過，時常撲倒堂前，昏迷不醒。有時因跪鎖的次數多了，兩膝的骨肉碎爛，每遇提訊日子，必須以簸籬抬上。

到堂之後，由上午問至日落，總不見有何口供。鬧得承審司員，無法可施。

傳了德氏來，一同苦打，一齊下獄。因為阿氏純孝，好叫她痛母傷心，招出實話來，了結此案。不想連行數次，仍無口供。德氏為受刑不過，自己因於囹圄，看著女兒如此，實覺傷心。常勸女兒說，有何情節，只管招認。若是范氏、普雲兩人所害，你尤其要實說了。我看你日日受刑，委實難忍。你哥哥兄弟聽見，也要傷心。不如以早認的為是。難道你孝順母親，還忍令老母親同你受罪嗎？阿氏哭天抹淚，投入母懷，告訴母親道：「女兒只有一死，別無話說，若認出一個人來，女兒的貞節何在？孝又何在？女兒的事小，又女兒一人，敗壞家聲事大。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引得監中難友，俱各淚下。這是當時阿氏獄中的慘狀。有時亦想起玉吉來，不知此時此刻，究竟是生是死，因此長吁短歎。或在黑夜裡，獨醒暗泣。可憐你絕頂聰明，怎麼就做這傻事，哪裡是敬我愛我，分是前生冤孽，該下你的性命，到了今生今世，惹下這麼大禍，叫我還債嗎。

你若有情有義，怎不早行設法，偏等著大事已去，你才出頭。

我若是忘情負義，扯你到案，何致你姨媽合我，這樣受屈。因想你前程遠大，來日方長。總是我母親作錯了，才至如此。可憐我這片心，縱然死於刑下，你也不知道。可見我的心，一時一刻，受的這樣委屈，全都是顧全你。你的行為，都不是顧全我了。」其實玉吉心裡，也是這個意思，不過與梁媽、蕙兒等，不能實說。看來，人在兩處，心是一樣設想，較這尋常兒女的愛情，大有不同。那玉吉心中，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，俱無不可，只要姐姐如了心，那才是姊妹情意呢。阿氏心裡，又想著你不負我，只管破除死命，為我出氣。哪知道氣不能出，反給我添了禍。我若是糊塗女子，供出你來，豈不反負了你。如此看來，兩人是姊妹情重，斷不是有何私見，像是無知兒女，那等癡情。合算比癡情兒女的傷心，尤覺慘切。難得這兩個人，自幼兒朝夕聚首，耳鬢斯磨。成年時候，又有兩家父母，戲為夫婦，而竟能發乎情止乎禮，不隱於兩小無疑之嫌。這樣知己，莫非愛情真切，道德高尚的人，萬難作到。一個是父母死後，原議已消，恐怕阿氏心裡，傷心難過，所以處處般般，極力疏遠。一以免姨媽猜疑，二可使阿氏灰心，免得違背母命，落個不孝之名。心裡頭虔祈默祝，看自己品學才貌，無一處可配阿氏。只盼阿氏出閣遇著個品學兼憂，像貌出眾，和樂且耽的快婿，再能夠衣食無缺，安享榮華，這才快意，豈知向日所望，都成夢想。請問他的心裡，焉得不憤，焉得不怒。慢說是平素敬愛，最親切，最關心的妹妹，就是尋常人，偶步街頭，遇見個丑夫美妻，劣男才婦的事情，還要暗裡不平呢。何況幼年兒女，父母曾有過婚姻之議，如今往事如煙，既不能抗違母命，又不能忘卻夙好。事到無可如今，只可怨天由命，存心忍受而已。過門之後，常自心香暗祝，盼著終身至死，不與玉吉相見。

自己心裡事，更不願玉吉知道，以免惹他煩惱。誰知事有湊巧，竟鬧出場天大事來。此時自己只有隱住原凶，殉夫一死，想不到心心相印的人，坐在家裡，並不知道。

且說玉吉聽著梁媽所勸，教他暫為躲避的話，很是有理。

次日別了妹妹，帶了幾件衣服，不敢往墳塋再住，只好遠走一遭，先往雲津暫住，避避風氣。當日登上火車，只聽汽笛嗚鳴亂響，定睛細看，已至老龍頭車站。因想著客囊羞澀，不敢往客棧去住，尋路至北營門地方，覓了一處小店。時光緊促，歲月如流。轉瞬之間，除夕將近。自己所帶錢財，早已花淨。虧他還能寫一筆好字，店主人憐其文弱，常給他介紹生意，聊以餬口。到了次年春日，聽說春阿氏在獄絕食，每遇審訊時節，仍一口咬定，說自己正欲尋死，忽然丈夫醒了，因此一陣心迷，撲在丈夫身上，以致碰傷身死。據著報紙上登載情形，阿氏過部之後，著實可憫。玉吉聞知此信，焉有不痛心的道理。當時吐了口血，由此就寢食俱廢，一病不起。急得店主人十分著慌，玉吉又沒錢服藥，每日店錢食物，都要主人供給。以一個小店主人，如何供應得起。萬不得已，只有典衣賣物，供給玉吉。

玉吉躺在牀上，過意不去。含淚向主人道：「東家這樣待我，我沒齒不能忘。只是病到這樣，諒無生理。想著今生今世，不能圖報了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店主人一面安慰，一面抹淚。

玉吉長歎一聲，淒淒慘慘的道：「我有一封信，明日早晨，求你給我送去，我在你店裡，是生是死，你就不必管了。」店主人不知何事，淒然。晚間命了筆墨，叫玉吉寫了信，以便送去。

接過信來一看，皮面上寫著：面呈天津縣正堂公展。嚇得店主人一愕，知是玉吉在此，沒有官親，何事與本縣縣台公然通信。

既然通信，必當熟識，豈有不知其姓字的道理。轉又一想，這事很怪。莫非他因病所魔，死後要告什麼陰狀不成？越想越怪，自己回到帳房，想了半天，背著櫃上伙計，私自把信皮拆去，看見裡面信紙，注著玉吉的籍貫、年歲，自認是命案兇犯，潛逃耗費。因為店主人待我太厚，此生無以為報，情願叫本地公差，把我解押進京，免得累及店主的話。後面有幾行草字，注著來此養病，費錢若干，店錢若干，飯錢若干。大約原凶被獲，京裡必有賞，所有獎賞，縣台如不愛小，務將所欠各款，一律清還的話。店主人看了一半，嚇得渾身起粟，暗想玉吉為人，本是文弱學士，豈像是殺人的人呢，這必是病中胡話了，急忙把原信懷起來問玉吉。玉吉躺在牀上，正自昏沉惡睡，店主人拍著枕頭，慢慢喚醒，問他寫信之意。所因何故，莫非是病纏的不成？

玉吉聽了此話，點了點頭。知道店主人恩深義重，不忍送去，長歎一口氣，自又思忖半晌，含著眼淚道：「東家不忍送去，倒也罷了。只是我玉吉真是殺人兇犯，縱令你不忍，然天網恢恢，終久也不能遺漏的。」說罷，合眼睡去。店主人想著如此好人，斷不會作出滅理的事來。且聽他這宗說話，更不似殺人的人。今一見他這般景況，越發慘了。從此逢人便說，先誇贊玉吉的為人。後談論前番的怪信，雖然是一片好意，獎譽其人，不想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傳到隔壁店中，有一個姓王名長山的耳朵內。此人久在天津，素以作小販為業。年在三十上下，性極慷慨，因聽店主人誇贊玉吉，次日便過來拜訪。見過店主人，問他在哪裡？店主人一面贊歎，隨把玉吉原信，遞了過來。

長山看了一過，誇贊的了不得，連說筆底有神，此人雖在病中，寫字還能這樣好，實在難得。閣下要極力保存，不可撕毀。店主人點頭稱是，隨又引見玉吉。說近日玉吉吃了幾次丸藥。病已見好。店主人歡歡喜喜引進房中，喚著玉吉道：「玉吉老弟醒一醒，隔壁王先生特來看你。」玉吉微開二目，不知來者是誰，只得點了點頭，復又合目睡了。長山道：「不要驚動。我輩相見，即是有緣，將來交情，不知到什麼地方呢。」說著，便向懷中取了兩塊洋錢，遞與店主人道：「請閣下代為收下，我本欲將此洋錢購些食物，然不知病人口味，閣下必知之最深，即請代為購買。四海之內，皆為兄弟。叢兄這個朋友，我實在願意。」說罷，作了個揖，鬧得店主人無言可答，只好接過錢來，替著道謝。長山道：「老兄說哪裡話來。我們都是朋友。

應該如此。」說著，又托囑店家，細心照料，他還要時常過來，幫著扶持。又勸著店主人，須把繁文客氣，一律免掉。店主人聽了，千恩萬謝，替著叢玉吉感激不荊這也是玉吉命中，合該有救，從此王長山逢寒遇暖的常來問訊，每日與店主人煎湯熬藥，不上三月工夫，玉吉的病體，已經大癒。看見報紙所載，普雲與范氏二人現皆被拘，每日在大理院中，嚴刑拷問，大概阿氏一案，已有轉機。玉吉得了此信，更覺放心。由不得喜形於色，振起精神來笑道：「天下的事，無奇不有。哪裡有真是真非呀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不想這一句話說的很冒失，長山與店主人為知何故，隨問道：「你说的话，很難明白。若沒有真是真非，還成得世界？」玉吉搖首笑道：「二位不知。我是心有感，出之於口，不知不覺的，犯了兩句牢騷話，二位倒不必介意。」長山道：「誰介意來著，我想你為人誠懇，聽見不平事，必要動怒。大概你看那報紙有感於懷，莫非那阿氏家裡，同你認識嗎？」玉吉聽了此話，暮的一驚，遲了半晌道：「認識卻認識。可憐她那為人，又溫順，又安憫。遇著那樣婆家，焉得不欲行短見哪！」說著，自己不覺眼淚含在眼中，滴溜亂轉。長山笑道：「這也奇了。你真好替人擔憂！咱們既不占親，又不帶故，屈在不屈在，礙著誰筋疼呢？咱們以正事要緊。一二日內，我打算進京訪友，前天有敝友來信，囑我薦個師爺，他家有一兒一女，年紀都不甚大，我想你很是相當，何

妨你暫為俯就，等著時來運轉，再謀好事。

雖然他束脩無幾，畢竟也強如沒事。且待我料理料理，咱們一同進京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玉吉搖手道：「不行不行。我今年不過二十歲，這麼早便為人師，這就是第一個不行。再者北城裡污穢不堪，我既離了京城，縱終身不再進京，亦不為憾。

王兄美意，我實在辜負了。」說罷，隱几而臥，大息不止。長山道：「不能由你，我與店主人硬捏鵝脖，你樂意去，也得隨我去。不樂意去，亦不能由你。」說著，又向店主人道，「主人翁，這事你作得主否？」店主人嘻嘻而笑，知道聶玉吉性情高傲，有些特別。又知王長山確是好意，隨笑道：「他不肯去，都有我呢。你盡管料理一切，收拾行裝，臨行之日，我可以強他上車。」說的長山、玉吉全部笑了。長山問道：「一言即出，駟不及舌。」店主道：「快馬一鞭，只要我說了，一定辦得好。

不但叫他去，我還要進京呢。」長山道：「怎麼店主人也要進京嗎？好極好極，只是這個買賣，主人交給誰呢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提起來話兒長。這個買賣，我是新近倒的。昨天京裡來信，有朋友叫我回去。二位進京時住在那個後裡，留個地名兒。等我把經手事情辦完，我隨後就找了去。」長山與玉吉二人連說很好很好，當下把日期訂妥，長山去料理一切。定於後日清早，同著玉吉起身，往虎坊橋謙安棧。

到了是日，別過店主人，敘了回到京復會的話。玉吉灑淚道：「人生聚散，原屬常事。惟此生離，即如死別。」說罷，淚如下雨。長山道：「這是何苦。等不到三五日，必能見面，圖什麼這樣傷心呢？」玉吉道：「王兄不知，日前我在病中交與店家的書信，確是實事。此番到了北京，必罹奇禍。二公要憐我愛我，知道我的苦衷，千萬把我的肺腑，述告報館。及至橫死，我也可瞑目了。」說著，臉如白紙，渾身亂顫。長山害怕道：「這還了得。你既這樣為難，就不必進京了，何苦往虎口裡去呢。」店家亦勸道：「不去也好，樂得不躲靜求安，逍遙法外呢。」玉吉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我作的事，從未向二公提過。一來恐二公錯疑了我的身分，二來也難為外人言。」

剛說到此處，長山插口道：「不用你說，我早已猜到了。」玉吉驚問道：「你猜到什麼事？倒要請教。」長山道：「此事也不必細說。你肯於進京，咱們趕快走。不願進京，即請留步。

眼看著天已過午，火車都要開了。容日有了工夫，我們再細講吧。」說著，便欲起身。玉吉是極溫柔極隨和的一路人，聽了這樣話，不忍改變宗旨，只得隨了長山，別了店東，一同出了店門，直奔車站。

書要簡斷。是時正三月天氣，不寒不暖，一路上花明柳媚，看不盡豔陽煙景。只聽汽笛嗚嗚亂吼，轉眼之間，車已行過了楊村。玉吉道：「王兄說話，有些可疑。臨行之時，你說我的事情，全都知道了。究竟你知道什麼事？請你說給我聽聽。」長山道：「說也不難。只是在火車上，不是講話之所。等到棧房裡，我再細說你聽。我不止只知一件，連你的家鄉住處，都可以猜個大概。」玉吉搖首道：「這話我卻不信，除非你是神仙，能夠算的出來。」剛說到此，旁坐兩個閒談的道：「大哥長在京裡住著，沒聽說京城的事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京城什麼事情，我也沒聽見說。」那人道：「昕說京城裡封了兩個報館，把辦報的杭辛齋、彭翼仲全都給發配，這話是真呀是假？這麼樣一來，恐怕春阿氏一案，又要翻案了。」那人無心說話，玉吉是關係最近的人，正與長山閒談，冒然聽了此話，嚇得一個寒戰，登時毛骨悚然，把要說未說的話，也都咽住了。又聽那一人答道：「誰說不是呢。自從彭先生走後，白話報紙上也沒人敢說話啦。昨天在別的報上，看了一段新聞，說現在阿春氏已經定案，報上有大理院原奏的摺子。前天我留下一篇。現在這裡。」

說著，取出來遞與那人。兩人一面看著，一面贊歎。長山向玉吉道：「天下事無奇不有。古今謀殺案子，不止數千百件。

哪一件都有原因，決不像這麼新奇。你也常看報紙，對於此案真像，你有什麼見解？說我聽聽。」玉吉聽到這裡，忽然一愕，半晌方才答道：「人心鬼域難測，畢竟是春阿氏本人所殺？還是旁人所殺？抑為春阿氏有關係人所殺，現在尚難推測。審訊這么二年，皆無結果。今日你猛然一問，叫我回答，我哪裡能知道哇。」長山大笑道：「本來你不知道，我是故意問你。」

說著，向旁坐那人借了報紙，二人倚往車窗翻閱一遍，上面有法部原奏，及左翼翼尉烏珍調查此案的報告。玉吉關心最重，看了一回，翻過頭來又要再看，那時臉上顏色，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，一時皺皺眉，一時翻翻眼，現出種種的神色，很為可怪。旁人見他這樣，皆以為用心看報，所以如此。獨有長山在座，心下明白。扯過報紙來道：「老弟老弟，你只顧看報紙，你看到哪裡了？」玉吉嚇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車到馬家堡小站，轉眼就是前門車站了。到底人有虧心，心裡兩樣。隨手把報紙放下，揪住長山道：「你我患難之交，天津托的話，你不盡忘了才好。」長山發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難道離了開津，嚥不下米去嗎？」說罷，把所看報紙，遞與那人。大家忙忙亂亂，取箱籠的取箱籠，取行李的取行李。工夫不大，汽笛兒驚的一吼，再注目時，已到正陽門東車站了。長山、玉吉兩人下車僱了兩輛人力車，直往虎坊橋謙安客棧而來。

一路上人煙稠密，車馬鱗鱗。雖然繁華富麗，玉吉也無心觀看。到了謙安客棧，尋了客房，長山把行李鋪蓋安置已畢，隨命店伙計倒茶打水，忙亂一陣。玉吉則坐在一旁，呆呆發愣。

看著店中伙計，皆與長識熟識，想必是時常來往，店中熟客了，因此也毫不為意。只看長山此來，這樣辛苦，心裡過意不去，隨問道：「剛一進門，何要這樣忙累，為什麼不歇一歇呢？」

長山笑著道：「老弟你不知道，負販謀生的人，光陰要緊。耽延一刻，即少賺一刻金錢，不准少賺，還苦多虧哩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叫過店伙計來道：「聶老爺不是外人，是我至近的朋友。我們這次來京，不能就走，你們要好好伺候。」說的店伙計連連陪笑。玉吉道：「這樣委派他，你要往哪裡去？」長山一面發笑，打開一個包袱，換了一陣族新的衣服，笑嘻嘻道：「老弟的記性，真是有限。請問你隨我來京，作什麼事情來了？」玉吉愣了半晌，忽想起薦館的事來，隨笑道：「事也不必忙，何用一進門，就先出去呢。」長山亦不答言，囑告店伙計留心伺候，轉身便出去了。剩下玉吉一人，異常煩悶。隨令店伙計，倒了壺茶，盤膝坐在炕上，由不得撫今思昔，心如亂絲一般，面壁吁歎，無限感慨。一會又勸慰自己道：「既然案已判決，此次進京來，堪保無事，專盼遇了機緣，去到法部監獄，拜別姐姐一回，免她終身懷念，也就完了。自今以後，我已萬緣皆靜，從此皈依三寶，就算此生的歸宿。」一面思慮，一面翻拾行李，打算找卷書看，看著破悶。翻拾半天，一卷也沒能找著。只見一個皮包，很覺希奇。打開一看，裡面並無他物，竟是一色亂紙，俱是王長山的信件，以及電報等物。玉吉納悶道：「長山本一商販，怎麼來往書紮，卻這樣多？」一面驚異，想起王長山的言容，並方才所換的衣裳來，心下益覺詫異。隨手便取出信來，逐件翻閱。忽於雜亂紙中檢出個電文來。

電碼之下，注著譯出來的文字，一目可以了然。上寫道：「長山兄鑒：前報告聞已由天津達部，上憲憫其情，不忍追究。昨犯已絕食，所事速解至要。」下面注寫著：項何等叩。」玉吉瞧了半天，不解其意。又見有一張電報上面是：「王長山君鑒：案已判決，定監禁。公等費神，部院盡知。誰因情可憫，未出犯人口，不忍拘耳。」下面注寫著：卿叩。」玉吉翻來復去，誦讀了兩三遍。正在搔頭納悶之時，又見皮包裡放有一匣名片，拿過一看，匣裡名片很多，一半是張銳珊三字，下注順天霸縣人，一半是王長山三字，並無住址。玉吉看到這裡，恍然大悟。

料想著王長必是偵探大家，怪不得與吾交好，邀我進京來呢。

這樣手段真是令人難測。一面想，一面把亂紙倒出，逐件審閱。

又見有一張呈底，滿注著自己事情。看畢這一驚非校要知如何投案，且看下文分解。